

# 容闳与孙中山

陈申如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美立志推进“西学东渐”者；孙中山是继容闳之后留美而又立志实现“西制东移”者。这两位爱国者开始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到最后却汇合到一条道路上来。

这两个伟人最初相遇是事有巧合的。1894年，容闳由于当时在中国搞改良而救国无门，懊丧地从上海去日本；而此时孙中山自日本来沪活动，因清廷大捕党人，无法在沪停留，只得原船折回日本。这就促成两人在患难途中巧遇，这对容闳和孙中山两人以后的事业均有极大的影响。<sup>①</sup>此时，容闳已是饱经风霜66岁花甲之年，而孙中山是28岁血气方刚的青年，这一老一少一见如故，其原因除他们同籍广东省香山县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探索拯救中国走向富强之真理。从此，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容闳与孙中山在去日本船上共同畅谈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他们先抵横滨，合住旅社，闭门密谈甚久，又共游东京，重返横滨后两人才分手。容闳乘船回长崎，孙中山则去广州，为实现改革中国之愿望，上书李鸿章。事虽不成，但从此走上革命之路。从以上史实，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青年的孙中山所以最初对清廷存在一丝的幻想，上书李鸿章走改良之路，是和孙中山同容闳这次同舟去日本是有密切关系的。如真这样，那么孙中山最初还是受到前辈容闳一定的思想影响的。<sup>②</sup>

孙中山和清廷决裂后，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公开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向清廷提出挑战。1905年，孙中山又联合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刘静庵的日知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再次卷起革命狂潮。

而在同时，容闳还是孜孜不倦地走他通过清廷上层进行改良的道路。1895年他重返上海，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实施中国富强的“新政策”，可是未获接受。他不死心，又风尘仆仆地北上北京，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在幕后帮助康、梁策画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他于1900年又参加唐才常在上海组织的自立军，并在自立军的“中国国会”中担任会长，拥护光绪，起兵勤王，陷入保皇党的泥潭。到1909年，他对自己所走的改良之道才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对康有为私自挪用华侨捐款深为不满，认为康有为“并非一

安全可靠信赖之维新人物”。相反，他对孙中山更为器重，认为“是一个很重实际人物，为广东之栋梁”，因而加以大力支援，走上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程。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1909年，容闳在美国旧金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红龙计划》，就是向华侨筹款500万美元，10万支枪与一亿发子弹，以加速革命的进程。其时，孙中山旅居新加坡和容闳通信甚密。同年12月孙中山应容闳之约，曾到纽约一聚。1910年2月容闳致书孙中山正式提出《红龙计划》的具体步骤：（1）向银行借贷150万到200万元作活动基金；（2）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之人，以管理占领之城市；（3）任用一个有能力之人以统率军队；（4）组训海军。<sup>⑤</sup>孙中山为此重访美国旧金山并转洛杉矶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李荷玛和波司会谈多次。同时，容闳亦去信李荷玛和波司，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孙中山的立场，并督促李荷玛迅速筹款，以便《红龙计划》能早日实现。孙中山为了取得美国友人的信任，又从檀香山返回日本，与同盟会重要干部协商，取得17省代表签字拥护孙中山为革命领袖之文书后，即离日赴新加坡。其后，孙中山、容闳和李荷玛、波司间往返通信讨论借款之事，遗憾的是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可是从这庞大的《红龙计划》从起草到筹划中，可以看出容闳竭尽全力促成美国友人支援中国革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土崩瓦解，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致电在美之容闳，要他共建平等自由之中华。这时，容闳已届82岁高龄，不堪长途跋涉了。但是他终于在尝到了“西学已将渐中华”的甜蜜之后才离开人间。

①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一，《革命党关系》。

②《容闳见闻民国肇建》“黄海巧遇，重大影响”。

③⑤同上，“红龙计划，协助革命”。

④同上。“暗锁退隐，尤国情怀”。

作者单位：上海闸北业余大学

责任编辑：林有能